珂雪齋近集

袁中

答無跡師

人生七十身體康泰以此餘生念佛薰脩得生安養卽是世間討便宜大有福人前此行藏如空中鳥跡冥之不足論也本欲至山中過夏而火病間作目下溽暑又難遠涉然今年必當一至若非七月之杪卽重陽前後矣本如布施宜令住持及管事者派作何項支用以便入九月間寄書回吳公也令孫有志于護法堂齋田接衆亦大有骨力可喜可喜

答吳開府本如

法侶蕭條有若辰星追思長安聚首蒲桃林下光景便是阿欲國矣可悲可嘆不肖自中郎逝後常抱苦病前年葺一宇玉泉將終老焉不意老父見背歸來料理家冗煙霞緣淺松石盟寒言之於邑道學數十年非不具正知正見奈觸境逢緣多爲熟習所勝奈何奈何仁兄旌旆入蜀西夷底定武鄉南康而後復覩豐功眞千古盛事整頓乾坤乃大士作用勝于寂參枯禪萬倍遠辱遙函兼之盛貺感謝

答王太學維府

往歲一別竟未由把臂暮春當走湝宮或得趨領歷譚也竹鶴因是奇事聊作一首以博笑粲上价果在五舍弟處聞盛使至即自匿矣其去與往兩三日間必得真消息弟當再以奉報若見面即促之令歸有亡荒閱楚制也納亡人于章華之宮尚不可況民家乎舍弟輩亦必不留之但此輩狠子野心恐旦暮飄然未易踪跡耳草率奉謝

答李布政夢白

弟自中郎去後即抱鬱病連年舉發前年卜居玉泉將有終焉之志不意老父見背一門幼稚不得不居

家調停料理即山游亦止在門澧太和間不得遠出矣追思昔年京華與仁兄聚首光景兄弟友朋論心譚道水乳和合當時視之如稻麻竹葦自今思之豈止優鉢曇華而已年追望五所遇漸無故物況愛屬同生情均共命者倶窅然不在目前觸景悽愴如何爲懷每當四節之會口如銅烏不覺神傷之甚以此近來世念日益灰冷惟有朝暮歸依淨土作來生再會津梁而已仁兄世間法如此亨太又于出世間法已有所入真天地間有福人非多生薰修安得如此又聞郎君穎慧之甚已能入理深譚真是快事弟有

子嗣偕脩處名祈年亦大可與語惟此一事差慰人懷寂寥中忽得仁兄温語并盛貺種種故人之誼譪如感莫可喻弟溽暑中禁足未出入九月有老父襄事重陽以後亦有遠游之思弟于𦊅廬猶生客也久入夢想不知今冬果此願否弟久無麻城之興不知人思公猶得相見否其念之長孺近在遼陽亦久不得一耗二十年戎馬功名之夢期亦迫矣使旋草草不一

答范吏部太蒙

先兄存日每私相推許不肖亦自喜曾聆清誨不意

先兄奄忽海内知與不知皆爲悼傷同調如仁兄苦懷可知先兄去世老父亦以可慟告但不肖遭此苦變五内崩摧數載跧伏山中惟與藥餌爲伍今春又抱恙至今未痊不然一楫飛渡長江耳邊何難聆廣陵濤乃株守一席地也遠承遣使弔唁生死交情于此見之即以盛儀告之靈前付之兩藐諸矣漁陽集後有拙稿未付殺青佳作在潛夫處者尚未得覩役旋草謝不盡欲言

答錢太史受之

吳中開士來得手教并柄頭佳詩儼若面對弟之懷

想仁兄甚切無奈年來多病日親藥裹今春至秋鬱鬱抱悲無展眉時白樂天云婢能熟本草犬不吠醫人真弟近況也不知聚首何時念之念之承佳茗竹合之賜足仞不忘千里故人自製墨尤佳易水一派又在海虞矣來人行迫弟又抱疾口占令侍史錄書少致訊私惟原宥

答袁無涯

賤體已覺平復尚需靜養耳天色漸寒不若留舟中過冬公安亦可少住也閱先兄敝篋集中游二聖禪林檢藏詩中有稻畦裁就覺身輕語今改作稻田裁

就便不成語矣稍畦是袈裟亦名水田衣想是寫者之悞兄丈歸須一改正先兄諸集止是後來少許未入梓矣至于與人劄子草草付去或不存稿者有之未可據以爲尚有藏書未出也近日書坊廣刻如狂言等大是惡道恨未能訂正之李龍湖書亦被人假托攙入可恨可恨比當至吳中與兄一料理也

答須日華水部

久濶晤對渴仰不可言喻賤體已安只是未復原耳殘腊尚欲一至沙頭當得領清話也龍山亭想已有之名昨考水經注江陵城西有栖霞樓俯瞰通隍春

吐江流則遺趾去今龍山處不遠名為棲霞亭以存故實亦可若已有新奇佳名則不必也還　朝當在何時從舟耶明春亦有秣陵之行得以小舫附仙舟東下極快統容面訂耳

答王天根

兄一年中盡搜東南諸勝聞避暑廬山大林幾至忘歸不知遊石門否比傳石門開精舍欲效白社故事云已有次第果可棲隱後當結香光之緣也義仍先生徙耶承書問藹然軫念兩先兄讀之幾欲墮淚記乙未春義仍與王子聲及不肖兄弟三人聚首都門

無夜不共讌笑未幾子聲逝矣又未幾伯脩中郎逝矣弟近復多病存亾不可知惟義仍年愈長而飲啖愈健豈惟有異才實有異福來劄云義仍推服楚才以爲不可當然耶楚中後輩復有數人詩文清遠絶塵義仍或未及聞也讀玉茗堂集沉著多于痛快近調稍入元白亦其識高才大直寫胸臆不拘盛唐三尺不覺其有類元白非學之也今人見詩家流便易讀者即以爲同于元白然則詩必詰曲聱牙至於不可讀然後已耶且元白又何可易及也王敬美自云生平閉目不欲看元白詩今敬美之詩何如哉盛唐

詩品如荔枝然荔枝之美正以初摘時核上有少許新鮮肉耳今學之者殼似之矣核似之矣其殼肉核上可口之肉却未常有也不若新棗遠矣不肖俗人也顧啖棗而已管見如此聊博一笑如何兄近作益咄咄逼人矣甚矣山水之能發藻思也

一　答李伏之

襄中別兄後至秋問微病瘧今年春初即病至今尚未平復止在園中清坐焚香看經以爲工課即玉泉亦未往也王章甫亦久無耗若果于君山結廬亦大快事家八舅靜亭及王尚文皆去世矣人命脆薄如

此可嘆所云云者幻語也生已老大矣作清淨道人
告復通此惡緣生計若何念之念之

寄長孺

龔滄嶼來得手書并出塞詩真壯士也地方風景如
何沙黄草淺走馬平原中箭如餓鴟叫亦足快人但
恐落落友生耳弟自中郎去後鬱鬱無歡去歲一病
半載幾作夜臺之游殘臘始慶再生終是怯弱不復
往日徤犢子光景矣酒慾已久斷雖愛山水已無濟
勝之具惟有喃喃六字作往生津梁耳追思少年浪
遊海内所交者皆一時之英雄豪傑而年皆長于我

最長者爲李龍湖梅客生潘雪松諸公次之則爲黃慎軒伯脩諸公又次之則爲中郎及曾雷諸公而今皆先我而去彼時相憐相知同稻麻竹葦今舉目淒涼然後知其爲千載之一時舊時同好惟兄與我在耳弟已皓首皺面皤然一老兄長我六歲豈能長作白描闗公耶家計稍有次第早歸來作水邊林下一閒人可也有奉懷詩一首奉寄侄子已成長否念之念之中郎久已歸窆兩侄俱清泰想所欲聞也

答蔡觀察元履

中道啓侄子𡸁荷蒙吹噓存殁均感矜以微賤姓名

不敢輕以簡牘致謝必欲躬詣戟下豈意去春二月即抱重恙入秋幾于不起至殘冬始獲再生今猶然未離藥裹竟失瞻對之期罪莫大焉又不期先生注念寒士使至得領來教兼之盛貺長鳴紵衣之感幾欲泣下先生行若朱繩詞同白雪比者彈壓南徼所在夏雨秋霜三不朽之事具矣么麽麥生了無一長足錄而猶然不鄙夷之豈所謂集塵成嶽棄露爲海者耶偶有奉懷詩二首今奉寄郢削病中檢少時詩文先後幾四十餘卷多有遺亡不得已壽之于梓生少也賤幸免爲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情水態以

自賞適終難以列于作者之林茲念遺稽散𮦿不忍
終棄也膚淺之見謬謂本朝此道極盛然近者縛則
爲三日新婦脫則爲浪戰胡兒不即不離之間頗難
其人往讀忝遊草覺嵐霞生毫楮間令游刃之餘游
屐所至必有揮洒不知何時得一寓目忝山自南崖
至五龍一路初不曉其奇讀佳記方知竹笆青羊槲
源怪石多姿流泉如語爲忝中奇觀竟失之良可笑
也承欲裒集平倩先生遺稿極爲苦心平倩往時弟
畜不肖得其遺墨最多然以晤對有期不難致之多
爲人取去今笥中蕭然吉光片羽亦何可得其令子

亦知重父書者不知已刻有遺集否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册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木陸之席有時以為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劄戲墨皆極其妙居賓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

在集中甚可惜後有別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從靈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存于世哉乎倩先生得先生徧採而傳之快矣快矣使旋卒爾裁答不覺冗長大言不慚恃知我也

答道甫

弟體竟以不藥而愈盖世間庸醫最多藥不按病上益其疾耳雲浦兄竟以弟為過疑不知弟之性命正從疑中全也已擬新正至渚宮聚首故不及作字奉訊而上价忽至且蒙須賜種種何以當之杜姬竟夭

折乎可憐可憐飛鳥依人竟爾無命所幸從一而終渠亦自快也木樨花下語兄後來殊悔不從弟言然今日之去亦爲兄了卻一重公案矣與兄行年各近五旬頭顱已可見不得作少年行徑彼此節嗇爲長年計弟絕慾已近一年矣酒則涓滴不入口暇則常居蘭若桌曇戒蓋今年一病實是弟大尊師也此會常與兄共話無生脩蓮社香光之業免睹此剎那紅顏剎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流光觀乎

答須水部日華

不肖體中大已復原造物者賚以此生出戶看山閉

門讀書何所不樂想仁慈亦爲欣暢也本擬歲晏一
覲清光而寒氣尚重初愈之軀未敢犯之聞沉香亭
已有次第奠以元夕前後來侍杖履一笑爲樂有羊
叔子自不可無鄒潤甫輩也病中檢近年詩文多有
遺失不得已壽之于梓已成二卷呈覽餘者詘于力
一時未能卒業不肖謬謂本朝脩詞歷下諸公力求
後來凡近之習故于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
迫脅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
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
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嵩遊草是

也槩巖深厚較往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邕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月于中郎之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至于詩之一道未必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顰似尤不可耳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色澤神理貴〻宜三日新婦與野戰騎兵等一

病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偶有臆見信筆書之不覺話長統容面晤不一

答夏道甫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付莊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栢子爐邊別有一番光景新春入渚宮當與醒吾兄三生夢耳拙詩一冊并園柑二十五枚家履絲帨聊申一念小刻初成容續補真成百日兄詩及悼亡篇也園柑大異市味幸別視之卓吾手跡跋語幸抄付來价便入刻至望

答王章甫

前者漢上人至不得兄踪跡或云廬阜或吾君山得手書始悉近況弟今年自春至秋一病幾殆九月中遭先君子襄事委頓已極奄奄待盡至十月末始漸平復今仗大庇已還故吾矣承諭病根在于詩文敢不佩服良箴但弟之病實由少年譚無忌憚學問縱酒迷花所致年來血氣漸衰有觸即發兼之屢遭失意中外多忤心之境知已骨肉一朝永別以此成一鬱病不盡由詩文也弟自已酉庚戌以後作詩不過數百首亦不爲多游歷之暇時復借　以描寫煙雲抒已胷意豈眞爲千秋名哉然此後亦欲想念清泰

令其相續不絕雖不敢自謂焚棄筆硯亦必不多作
也弟此二病實我導師當困苦時落湯螃蟹投火飛
蛾之境親嘗之矣無病時齊逸前境所謂虛閒凝定
者何在一旦眼光落地手忙脚亂自然之理盖十二
時中無論微細流注卽五欲塵勞無明煩火游戲諸
根步步不離此爲業鬼借宅捨身受身寧有善趣雖
欲不恐怖不可得也弟此迴真醒覺矣近日依寶方
接衆叢林隨衆喫飯作少許有爲功德調方上老病
盡心盡力以爲常生平所愛者山水今亦謝却以費
驅馳也惟有一日光陰卽辦一日資糧念念如救頭

然窮通得失一切聽之混俗和光潛脩密證亦何必獨立孤峰目視雲漢而後爲出世丈夫也哉每夢與兄同在場屋今年共必捷乎若得一第了却書債來共脩此等大事真非常之幸也聞婚嫁事漸了亦快人北行實在何時新刻詩二卷附寄覽此集共十餘卷今尚在校刻承兄見教弟已不多把筆然前此諸作尚是敝屣遺穭不忍棄去不得已典衣市宅壽之于梓襍著中頗有發千古所未發者六月中可畢功當付便羽寄入京華也此外又有素史二冊極可觀家居無友袖于則有寶方脩真實行居士則有王以

明深譚名理頻頻聚首蘇雲浦住居稍遠亦未得數見家舅龔靜亭亦下世矣可憐可憐幸有遺孤書香不墜天寒草率不成字幸諒

答雲浦

體中雖可仍未復原根株常在非十分保護不得康泰也已借得二聖寺一僧舍安居小根小器只好修此淨業求生西方所謂把纜放船抱橋洗澡如斯而已矣每日米一升蔬銀三分付與接待堂常住念佛外作張口神鴉以此差無事前云云總之不足論也

示祈年

淩森墨爲寶慶太守過此詢汝甚切云不惟文而且有行端謹渾厚蓋劉恒沙諸公所稱揚也美名難得難得孟子所云不願文繡者汝有此便是以三辰龍章錫我矣陶公二文村看令人抄出仍完來換他作本朝古文詞至石賢先生方入細看他板題活弄可以發機

寄許裕州倫所

桃葉渡頭龍舟飛舞酒後耳熱大罵粉骷髏狂奴故態仁兄猶記憶否別後情事苦楚父兄繼殞所不忍言久知五馬寄跡裕陽雙魚不寄則二豎爲祟故也

往來者俱云仁兄止飲裕州清泉不肖私謂仁兄何所不足但今痌瘝之地借以憇息則生平志願亦少遂矣時滿目風沙覩青溪七曲朱欄画閣光景得無少不暢否偶因小价入都之便附一字奉候拙稿二冊伴緘

寄周儀曹野王

壬子歳曾得瑶函并柄頭詩甚佳時弟方徧覽楚中山水未常里居後來家難大作二豎相尋以方書爲六籍恃大散作和羡想仁兄亦畧知之未及報答一字非疎嬾也仁兄㝠然鳴躍知已爲之彈冠今此困

人帖括理會經世出世事業何幸如之弟困頓如昨然拂意中亦稍有所窺政自翛然八月中亦當入都不知仁兄何日還朝也

答朱奉常上愚

梅花署中未盡所欲言暮春入郢當走叢篁館領玄著也眼前朋友蕭瑟如此豈可復交臂而失之此後來必圖良晤新刻二冊求教幸莫吝郢削

寄楊文弱

不肖去歲抱痾者歷寒暑至殘冬始痊五嶽之興已闌幾欲作少文臥遊事矣從荆州來者詢近蹤或云

游或云止意者閉門讀書人不及知也前見周伯孔詩序甚有逸趣家居無事窮延閣酉室之藏不惟有異才且有異福不肖老病且至文思如斷綆枯井殊無微瀾病中檢舊作大半遺失時已欲效寒灰白練以去而尤不能忘過雁之一唳不得已付之梓人已成三卷便附尊覽餘刻成當嗣致身非繡虎而望德祖之定其文何可得也望終有以教之花源同遊詩見集中不復贅寫

寄王勁之

久不獲珠玉念甚念甚弟去歲一病幾危至今歲始

大疮病中檢舊日詩文大半遺失今不得已壽之于梓雖不敢比于三不朽事然亦不能忘情于過雁之一唳也今將已刻者四卷寄覽至秋塲時當卒業矣弟當來鄂渚必得聚首兄幸勿他往也聞兄方刻本朝人詩不知已有緒否近日刻書者多用面情濫入便是惡道存一代不刊之籍須公須嚴入鄂時更當商之

寄寒灰

久不領大教懷想殊深吳中人還知閉關習靜昔首山精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陽足不踰閫者三十年

古人見理之後其自守如此想師近日行徑正相似耳生去歲一病幾至不起覺生死去來之際了無得力處總之生平縱放業習踐履都不純熟宜其手忙脚亂作不得主也近日方有幾分畏生死心但求友甚難安得如師者相朝夕哉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之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好事一百八件晝夜念佛十萬聲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則前輩之榜樣亦可見矣師以為何如雲浦公迎師意甚切不知肯西上否便中幸寄一字

答秦中羅解元

先兄逝後弟無生人之樂疾病相仍幾于不起至今
春始平復侄子彭年頗能世其父業貧衰自可不墜
惟此一事差慰人耳癸丑之歲弟以制中不與計偕
惟延佇吾兄高第消息以為故人光寵不意驚人之
鳴又遲歲月目下以讀禮居山中我輩蹭蹬大約相
似真可嘆也弟已如孤雁天末哀雲喚雨且老矣病
矣一生心血半為舉子業耗盡已得痼疾如百戰老
將滿身箭瘢刀痕遇風雨輒益其痛幸少而聞道近
日深加探討覺此中氷泮簿隕處不少詩文之道時

復把筆如郭仲恕天外遠山澹澹数峰聊以自適而已每欲作時義輒目暗頭眩毋乃與此道相去日遠有鬼物尼之使不得不丘壑耶讀佳詩力能扛鼎弟何敢妄加評定但願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詩要令雲煙花鳥燦爛牙頰乃爲妙耳承遠使具弔唁情文兼至悲嘆亾兄不覺失聲近刻詩文未成先以数冊奉覽不一

示學人

二六時中道念勝則俗念衰俗念勝則道念衰不兩立也近日悟理未至而日日應酬俗務以爲無礙所

謂利刀切泥畢竟有損

天理非另有一理在心上也過去不留滯即是過去天理未來不安排即是未來天理現在不取相生愛憎即是見在天理

宋儒多言工夫陽明而後多直指本體然必先見本體而後有保任工夫所謂頓悟漸脩四字千古眞脉絡也

食色利名人人膏肓檢諸念起處畢竟逃此四字不得以輕食色利名爲道者非也然未有達道之士而猶不能忘情于食色利名者也

狂者是資質洒脱若嚴密得去可以作聖旣至于聖則狂之迹化矣必謂狂即是聖此無忌憚者之所深喜也

人有胎骨帶來習氣入于骨髓貫于老少而不可解者釋家謂之俱生惑業皆多生習熟非一生兩生之力也故有嗔習偏重者有慳習偏重者有淫習偏重者雖大智慧人且遍學問亦未能使之頓消融也可畏也所以使人能爲豪傑不能爲聖賢者有以也哉

又釋家俱生惑是多生所習分別惑是一生所習

人生情習內各有一種偏重之處非明者不能見然

充之而卒不能改除者蓋亦多矣譬如乾薪朽木加之以油稍以火近即致洞燃非百計防閑不能免也惟知其易蹈而難為除則自己必當百倍其功千倍其功乃可收廓清之效知在已之難如此則在人者豈得容易哉自不得不寬恕也已

不耻習氣之不日減而耻意見之不日增吾知斯人也無明日厚煩惱日深矣

性善之說千古未明以性善而習不善者非也今蠢子生而怒啼則多瞋見彩色而喜則多貪等皆不善類也何待習以性之善不可見而情之善可見謂性

本善者亦非也孺子雖知愛父母亦能捽父母長雖知敬兄長亦能𣪍兄長見食則爭見色則妬其善從第一念出其惡亦從第一念出也情亦何嘗善有謂義理之性善而氣質之性不善者亦非也天吾矣二性苟性中有氣質之性則性亦不得謂之善矣然則性善之說尚紛紛無定論也乃予則斷之曰論性者必以夫子之言合佛氏之言而後其說始明吾求其明而已卽天下萬世我罪亦不惜也葢人性之初未有不善者而習則有善有不善吾所謂習非一生之習也乃多生之習也多生習于善則善如多生習仁

故生而慈祥多生習義故生而正直等是也多生習惡則惡如多生習不仁故生而刻薄多生習不義故生而邪曲等是也習之重者不可移善重而值惡習惡重而值善習亦不能遷也上知下愚是也習之輕者可移善輕而習于惡則惡惡輕而習于善則善無不可遷也中人是也是善與惡皆習也即易善易惡亦習也于性何與性如太虛至善者也善惡俱不得有。善如慶雲惡如同雲皆生滅于天體之中耳然則以何者爲性曰性不可言也姑言之言其大則山河世界。皆性中物也而指爲一身之內者非也性如海

也形色知漚也性之大海旣結爲形色之一漚則一漚之中而全海隱隱具焉但去漚之所以凝結者而海體可復矣去其填塞此海者而虛去其障蔽此海者而靈虛靈之性圓而全潮在我矣曰悟所以覺之也曰脩所以純之也皆所以復此無善無惡之體者也無善無惡者千萬世不化之性而有善有惡者千萬世相沿之習奈何以習之善爲性之善哉

天下無止息之學吾所謂無止息者非一生也乃千生萬生以至王無無終窮也世儒聞此語自宜河漢不知學止于一生則一轉盼之間而已王草木同朽腐

矣孔之忘食忘憂以至不知老之將至不亦空勞也哉若無宿生後生則爲學者反不知流連光景之人飲酒好色終日歡暢爲得計也又何苦而作此寂寥生活也昔魯共王欲毀孔子之宮聞金石絲竹之音而止夫孔壁所藏特其遺言耳尚有鬼神呵護況以夫子之精神至虛至靈合天地而並日月乃竟冒冒泯泯同于無知也耶難者曰聖人既存即今在何處予曰不可以我輩不聞不知而遂斷爲無也汝試觀此几下之蟻子其出入一穴則見聞止于一穴已不能周此一室矣況一室之外爲堂爲亭爲園乎園之

外更有一大聚落乎聚落之外更有州縣州縣之外更有中國及夷狄乎人之在世與一蟻子等耳其所不見不聞者盖亦多矣夫先聖後聖有來處卽有去處雖不在天地之間而亦未始不在天地之間自有清淨國土微細受用出無入有入流分身視此下界如溷如廁如蟯如蛆其次者或在紫府丹臺共異玄化或于名山洞府賛理幽功或處而爲正神或復出而爲明君良臣其心體愈精微則其境界最朗灼其功行愈廣大則其地位愈高高直至聖而不可知之爲神猶非稅駕之所也豈可以一生兩生盡哉

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學不通于三世非學也積習之弊必遡之于多生之前而後其合明盡性之功必極之于多生之後而後其量滿

食色習也非性也非一生之習也多生之習也若釁于性性即成惡若一生習誰其教之故曰多生之習也

學問各有根器不容相強非獨北秀不強同南能卽南能亦不強北秀同也五祖豈不欲爲北秀者自轉而趨南能哉根器别也況先脩後悟先悟後脩者各各不等總之皆歸一源近日陽明天津證道亦有此

意不昂龍溪不低緒山所以能爲人師

當以道之不容有者化其情之偏不當以[illegible]之所偏

勝者附與道之內

見得守不得說得行不得此吾輩根本病

心律

予叅求既久于性體稍有所契但吾輩初心頓明此理猶有無始曠刼習氣未能淨盡且理須頓悟事以漸除無論經有明文即大慧杲所以教李漢老者實是第一方便不可謂一了百了反出入塵勞諸邪熾然同凡夫無明去也雖此身現在儒門不可濫彼僧

儀然瑕[illegible]所謂十善酌而持之反之卽爲十不善道是爲破戒考之法苑珠林云十善最是要戒不知何以今不復持卽如沙彌戒中花鬘瓔珞香油塗身等俱與此土不應尤與吾輩不相應也今惟准十善量力漸持殺生一事最爲慘毒因果往還斷乎不爽但爲現居塵勞不能頓捨以次漸斷則可耳如謂悟道之人恣食物命不至廢業此乃波旬之說非佛語也楞伽係達磨印心之書諄諄言及戒肉豈謂悟上乘者無借此粗戒爲乎今既不能盡斷肉味則殺生首宜戒之凡朝夕饔飧之類賓客往來之需不得以取

備屠門耳若干已庖厨恣殺物命以供口腹此爲極
惡千生不解之寃不可犯也惟赴人召請不能禁他
人之不殺又已死不可復生則隨衆食啖然亦少食
葷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都斷之機居家
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難致難死之物爲鱓鼈牛犬及
雀灸等事屬可已宜盡斷之尋常往來僧寺即同桑
門之饌久住亦不可改其有讚嘆滋味誇受用者俱
係惡友相牽入火坑但得遠離爲幸以此漸除一日
減于一日五十以後便可盡遮矣追思往時亦曾斷
肉無所苦難如今又不全斷止持一不殺戒又何難

乎若不能然即同乞兒犬豕惟知吞噬者也偷盜不止攘奪人財取非其有皆是吾輩居平泛濫借貸不想酬還及居問公事以自膏潤之類無非偷相也推其根直是多欲好奢故違心以求遂之若澹然無欲何得至此追思往時馳逐營謀無求之本真盡喪如狗如蠅取來以供一切妄費無慚無愧真不成人也自今惟田中所出及俸祿餽遺傳經買文之錢皆爲己物此外必當一介致辨以借貸言有無相通雖人世之常然一屬有求已覺汗顏至如挾貲之人原非所值止以阿堵與之作緣此輩廹于面情不得已而

應心實恚恨爲彼所賊當其得也隨手費盡一旦責負囊中無有困窮已極若安心不還便是無行之尤甚至累及兒孫攻取紛紜詰其冥報重則啣鐵負鞍輕則作彼眷屬可不怖哉吾前所貸亦多未酬之數尚少將來可完自後寧可饑寒而死決不可向人乞一文也世有清吏重于取而輕于貸以取損名而貸不損名耳然久之捍而不還貸者亦復何罪全名得利其取更巧尤不宜爲矣下之囑托公門所得幾何窺闞奔走諂曲無地吾生平于此無幾但竿牘不盡無也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赫㩗往人我俱利尚當

酌之況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隲鬼神不祐折損功名短促壽筭有人心者忍爲之乎自料萬萬無此然恐利令智昏墮此惡道也若親戚朋友淹滞可振寃抑可達又不得獲已名節不爲一理何者吾清苦廉吾所不爲求自慊于心耳然因之得利斷不可也中人之家百凡節省婚嫁喪祭隨分支給不造房屋可居則已數畝山園栽花種藥茆屋竹閣但能淨掃地亮糊牕便儵然有致不在華美吾前年得貲當谷竹千萬竿秘室明堂粗備乃復東移西徙層意經營違心而取之盡費于此今已成佳園渠

士得此亦過矣若復脩造不止架高樓築危墻治厝厦以求壯麗不惟勞心且家中不裕若不取非其有胡由給乎以後聽木匠斧鑿聲便是劫財家具何也必犯偷戒故也不特此也吾輩朝夕與妻子爲伍料理家事日久月深有密制其命而不覺者不若行游日與友朋究竟此事勝已之交相對邪思妄念亦自不生然則名山勝水清刹福地俱吾園亭又何必脩飭一彈丸地以自縛束也其他行搃作功德事與其以與爲功德不若以不取爲功德也佛言持戒即是行檀正是此意居士法不斷正淫然邪淫則有嚴戒

比于沙門之淫沙門一破淫戒不通懺悔居士一破邪淫戒亦不通懺悔吾生平固無援琴之挑桑中之恥然浮冶之場倡家桃李之蹊或未得免緣少年不得志于時壯懷不堪牢落故借以消遣援樂天樊素子瞻榴花之例以自解又以遠游常離家室情慾未斷間一爲之迄今漸斷自後當全已矣終年數夕有樂不久樂指而食不如不食傾貲爲之偷淫兩犯爲損大矣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豁自恨與沈約同癖皆由遠游偶樂此習吳越江南以爲配偶恬不知恥以今思之真非復人理尤當刻肉鏤肌者也世間嬬

娶止以避人耻笑之故終身索居恐此難恐況出世丈夫前有清淨勝妙之樂持之則可得後有鐵牀銅柱之苦犯之則立至何不猛將劍刀割此愛緣乎哉又況未絕姬侍猶存情慾有何難也吾因少年縱酒色致有血疾每一發動咽喉壅塞脾胃脹滿胷中如有積石夜不得眠見痰中血五內驚悸自嘆必死追悔前事恨不抽腸滌浣及至疾愈漸漸遺忘縱情肆意輙復如故然每至春來防病有如防賊設或不謹前病復生初起吐血漸至潮熱咳嗽則百藥不救奄奄待盡神識一去淫火所燒墮大地獄可不怖哉夫

致病不在多淫取斃或以偶値醉飽寒暑中之皆可以喪身失命一生學道而以淫死豈不痛心古德云今生不度何生度身節嗇精神以養幻軀令其辦道悟處如百鍊金行處如火銷氷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更不受分段之身行游三界作自在人神通備足萬劫常存此何等快活也貪世間不淨受用無端打失人身轉頭換面出一孔入一孔驢胎馬腹如游園觀此又幾許苦痛也莫以些小悟理欲銷此不可思議業力大難大難四十以後婢妾亦不可寘皆足爲老年之累王摩詰中年喪偶蕭然獨處終日掃地焚香

而坐竊有慕焉檢生平邪淫多屬大醉之後以後大肆沉湎即是破戒之因不得已微酣輒止勿至上頭也妄語爲謊謊自檢生平不解作此惟吾輩好勝或欲伸其所言故緣飾之以求勝耳又或意在調笑縮長增短期于取樂亦大病也醉後多言誇已所長娓娓不休稠人之中惟聽已譚鼓其唇舌此謂之躁躁亦妄也人有所不必知知有所不必顯汲汲明之何其淺歟兩舌銛于刀劍毒于虺蛇君子固所不爲然稍涉面背亦兩舌類也或因人譏訕他人因而附和俱是惡態切宜自覺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

壞人生平或意見不同過肆譏評乘其意興字字剜髓或笑語之中描画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應無鱗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忍橪不禁興到之言其鋒正未可觸也作輕薄相爲人所畏人所不親犁舌且不必論大損德也綺語之根直是放逸謂無義語也吾輩聚首開口即是浪謔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揀擇良友與之揚扢所謂借他人戰場演自己軍馬何得逐淫朋之隊邪言謔語一切隨他去也發揮性情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艷詞淫曲俱當置其之居

人間世不能即作木偶人此戒酌持如食肉戒以漸
而銷可也意中貪戒者但有所愛即謂之貪凡貪勝
妙境界貪勝妙道理皆貪也此就悟理所攝一悟即
破矣今約吾輩現行之事易涉于貪者毋如利與名
利根于吾輩稍易脫去然有所計筭圖維皆利類也
以吾一身論所衣所食能費幾何家中粗有薄田可
以供給一家决不至于饑寒此外寘之胷中常可使
坦然無一事也離家行游處處自有資糧但不求贏
餘耳何至有溝壑之憂萬一事勢窮極寄食僧寺伊
蒲終身翻是快活否則雲水簞瓢作自在人可也我

平生于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息命與願違甚爲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于劍鋩骨火況必無庶福緣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閣凌雲粉黛擁衛食客盈門朝歌暮樂讌月吟花縱以爲快亦必生來有此乃可遂耳措大蹉跎一往巳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株守清貧借貸不皇爲有司稍或膏潤巳挂彈章宦海風波未必卽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氷蘖垂聲乃能保守所積之祿寧有幾何卽至三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巳𣈆然一

六七十翁矣色力已疲精神已衰閻羅老子不時召請郎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古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若能行樂即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爲粉黛閒得一刻即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爲樂耶邵堯夫瀟灑酒便是第一等亨福人百富鄭公不能及也夫自爲行樂計且不可況汲汲爲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爲子孫計是爲草木憂露水也吾親見邑中爲子孫計者焦心蒿目貽以田宅身死未寒已屬他人矣門

素士無藉而起子孫之賢不肖不在貧財明矣至于利之上爲科第亦利也少而學之長而營之此根盤據久矣天地之間如謂不中一制科便不比于人人之所以期巳與巳之所以自期未有勝此者也吾少無超世之骨旣不能如阮宣何點輩纔能學語時功利之語便到耳邊流注意根極其爛熟今形居巳定豈能復作披髮入山事然亦聽其自來付之于命耶以了事可耳豈有饑寒迫身借此以救貧耶抑欲得之揚揚以誇耀鄉里小兒耶豈欲圖千倉萬廂之積耶抑欲借以窮聲色之好耶此心巳久居火宅之外

豈復波波戀火宅中事是數者無一焉而營營何也
世間窮通壽夭皆有定數察所以不能忘情于功名
者將曰此一事何以遂不如人故其氣不能伸不知
彼求之而得命也我求之而不得亦命也揆以三世
之理則我或享之于多生而啇之于一生彼或啇之
于多生而亨之于一生皆未可知也詎一世之事則
或先兆而後笑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
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平而
悠長倚伏展轉皆未可知不宜得之便揚揚失之便
鞅鞅也今直見才不才與能而不才者登庸才者沉

滯輒曰造化者寃哉不知造化之寃殆有甚焉者矣古之以高才而遭困辱性命不保者皆是其造惡流毒若林甫秦檜之流安坐而老牖下者皆是也不論三世而論一世則寃不可勝言矣區區失意于時乃貧賤非患難也何寃之有況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使取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至數百年猶謂虛幻光景差久長耳一轉盼間二三十年已歸黃土古人云得意濃時又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以甲科一榜論其享富貴壽考者亦復無幾至于盛年失官有官無年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子瞻云譬如國手

碁子前面得失勿論只看後手畧多幾着便是勝局吾親見甲第受享有不如孝廉歲貢者眼前榮辱那可便定得之者何爲即揚眉吐氣失之何爲即垂首喪氣也然此猶規規以得失論也若心上之苦樂又不以事之得失人情多總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能𢬵于板緣皆覩其現在所居者如嚼蠟而不能居也覩未來者若饑渴之于飲食而不能捨也各随其相鄰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自士庶人以及朝

貴一也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今九棘三槐宜皆蕭洒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又況乎以卑望高淹而望遷毀譽是非相傾相軋紛沓在前奔走在後風塵牛馬疲骨驚心者哉士大夫聰明大者笑記大笑記大者心中勞苦亦大鎮日營營如欠人千萬貫錢鈔不得償如肩荷千萬斤重擔不得休得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驚詫失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笑辱所以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癡人三餐一宿

以外不曉圖度者鄙爲享福人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飛蛾手忙脚亂其苦不可言也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念人世也愈甚則其拋囥大也愈難一權相死時忽展轉以面向壁作乾笑曰一場扯澹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死人皆謂此翁九十而死決定安心問之則曰我弃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止與年二三十夭死者等是一樣苦楚故知但屬于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于瞻見一故人垂死云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水索者余知其不可採嘿爲祈死而已

予每讀此未嘗不毛豎也哀哉世人如鷄鴨耳豈復
知鸞刀即在轉盻間乎受用過者作業亦大勉彊爲
善不失人身良賤總不可定其爲惡者三塗苦果合
眼即是世人舉足動步無非是業五逆十惡人所共
有銅柱鐵牀是其家常飯人命無常或獄中未決之
囚尚遲數月而我此事已先到者在獄囚終日求免
而我方恬然皆由不知故也念此則垂涎貴顯之念
亦當少息矣學道人覷轉輪聖王有若虫蟻即耳目
聞見古今之高人逸士捐萬鍾而不顧視千乘其若
遺或山居谷飲徵書累至而不出王侯求一見而不

能者此亦人耳豈有三頭六臂與吾輩不同只是筋
骨硬眼界大榮辱内外之辨明不肯以心爲形役豈
似吾輩軟溺駑馬戀棧豆飢蠅念敗臚者耶又輒自
謂大悟者無垢無淨隨處不礙不知無垢無淨者正
謂取捨情盡不爲一法之眩惑不受一物之轉換能
出世者故能入世畢竟如蓮花不着水木人見花鳥
耳豈是患得患失同于鄙夫一切聲色遇之即黏如
磁石吸鐵相似而猶高稱悟道達人者耶追思我自
嬰世網以來止除睡着不作夢時或忘卻功名丁也
求勝求伸以必得爲主作文字時深思苦索常至嘔

而每至科場將近扃戶下帷拚棄身命及入場一次勞辱萬狀如劇驛馬了無停時歲歲相逐樂虛苦實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場今年亦四十一歲矣以作文過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遂時便發頭髮已半白鬢已漸白鬚亦有幾莖白者老醜漸出衰相已見其所得果何如也設使以此精神求道則道眼已明以此精神學仙則內丹已就以此精神著書則垂世不朽之業已成而所苦丘山所得尚未毫釐今猶然未知稅駕嗟乎人生大限之期大約以六十歲爲率四十年內奔波

勞役已極人世之苦餘二十年畧得閒靜少享無限自在之樂也不空至閻浮提一次縱令四十以後求而得之所享亦復幾何况生死無常又有未必到六十者又况求之而不得益增其苦也今縱不能入山且以一科為准如得之則出處任意如不得則向山水佳處誅茆而隱焉伊蒲氷田可以送日或故鄉或遠方但有良朋勝友可與論學者便可久居不然游倦則坐坐倦則游此一科內文字亦不多作一科既完如不得又不能隱即以仕為隱姑借山資以娛餘年浮沉薄宦如柳下惠之小官邴曼容之百石王無

功之樂丞亦無不可吾此生行藏定矣復何所事詭貪至于進取一塗不覺冗長者以此是我輩淪肌浹髓之處其他貪後世名貪有漏身并以理照之不容有也嗔念吾極重真是胎性帶得氣甚不平雖轉盻即忽然一時暴起㷫和巳甚發結諸根隨觸即發始不論大利大害或意有所是人與相違或議論蜂起爲人所抑或與人言其人痴愚不領巳意或問者窮詰不中理解或見人以彊凌弱心大不平或于眷屬見其不馴過爲忿疾或于奴僕偶有所失遂致暴怒種種皆是嗔恚流行之處于自伺察最是一毫不相

于事將心愛其逼惱昔有夫婦指鴈作羨商量不一遂致反目又有一人聽揩上小說聞楊將軍被陷遂成重惱發病而死以吾人所計校覷之有異于此者乎河豚魚行遊爲橋柱所撞卽嗔其柱發腦腹脹仰浮水面烏過之啄其腹出其腸吾輩之嗔亦河豚類也惟嗔能令人不樂之甚心搖搖而若撼口舌彊而不能吐焦火凝氷自苦自縛地獄刑具皆是嗔惱所成嗔業最大一嗔能引三萬八千諸煩惱門能焚燬無邊功德行嗔之人心中畢竟不仁若是仁者愛一切入和氣藹然何至于嗔行嗔之人是爲婦人及與

人言人有不是我乃行嗔則是斯人未嘗不是我之行嗔不是之尤又與人論學見其異巳輙自動嗔不須更論是非以行嗔者我相熾然根本巳壞一切知見道理總是虛花長養無明身非人天導師又不行棒行喝何得求勝自取煩惱其人失路亦非勝氣所能轉移若能自信豈以人之不信而動又何必求信于人莫云悟道之人嗔亦無妨往年見學道者自以爲悟至煩惱無明發起如霹靂震如虎狼噑其中本嗔又添一嗔即是道之見所以益無忌憚悟後之人正好脩行在祖師亦妨失念圓悟語大慧曰亦妨自

已三業忽起吾輩無明徹入骨髓雖不同弄泥團者
勉強禁制然悟力既深愈久愈明稍有走作一照即
破文殊云信力未充是也豈有傲然行與同世俗哉
則是達摩直指一路乃予人以一放心行惡之具也
自後尊妨此失養得沖沖和和渾是嬰兒方爲道人
本色行徑也癡者諸惡之根一切皆由無明慧者諸
善法之根諸善法之根現則諸惡之根自破若悟得
一切處本可不得而觸境遇緣依然行有則是意見
依通正是癡也吾往年亦曾悟得佛法決定離言說
相離心緣相不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

止是一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則矣然入風五欲正爾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但見其增未見其減逢色則愛見利則取六根門頭閙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甚靜而馳求動而取捨搠猻放縁更無斷時及不堪寂寞却又以嘲風弄月花樓酒肆消遣之鎮日赴酒肉之席說無義之話流入行樂場中將此事颺向他方世界永不問着以今思之真張無盡所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慢業鬼借宅者也其痴甚矣何者自曇鬼西來專提將門破執着戒定之見艮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

爲駢贅遂一切寘之也若慧之中不必戒定即爲狂
慧豈西來之玅旨乎而執着知見自劫家寶此其痴
一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即與佛同一知
見而位登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横謂一
超直入即同極果徧執圓融盡廢行布此其痴二也
古人云金屑雖貴入眼成翳謂佛法知見與煩惱俗
情等爲眼中屑耳善尚不可有况惡乎戒定慧尚不
可有况貪嗔痴乎而乃不觀空以遣有徒取惡而廢
善此其痴三也道本無難因根器而有難易即使果
如臨濟德山之輩一聞千悟尚未必種現雙消根隨

俱盡而今以一隙微明遂居全覺此其痴四也古人爲此大事忘食忘寢徧叅博訪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大悟一十八小悟不計數者榜樣歷然何前輩之鈍而今人之利乎此其痴五也叅禪有從現量入者有從比量入者從現量入者其力強故一得而不失從比量入者其力弱每逢緣而輒退吾輩即有所見多屬比量須常加防護如理而行行解相應始爲到家消息所謂未悟則實實有叅究工夫旣悟則實實有保任工夫而一入之後便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放逸此其痴六也自本朝大儒啓人以良知之說後

來數傳偏重了悟將爲善去惡之旨撥斥大過曾不知不爲善去惡將爲惡去善乎昔寬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治水如孫子用兵如羿之射王良之御馬遷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一百八件善事人詰之曰要善念純熟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彼豈執着脩練者也不獨永明凡從來祖師莫不皆然或灰息養神或禪觀相應豈爲善有礙而爲惡翻無礙乎若以脩行爲犯作病則一切不脩者不犯止病乎不犯任病乎此其痴乜也樂者心之體也惕者樂之衛也以常惕則常樂故夫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正以舍人欲之

險道出天理之康莊以自慊其神而保守此恬適自
得之境耳稍不惕則愧怍集而神明疚其不快莫大
焉奈何迷已逐物以苦爲樂此其痴八也學道本爲
生死生死不在他日即今目前相值境界是也今聲
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之處又
安能去來自由生死如門開相似此其痴九也即心
即佛豈非向上之解偏認之亦同魔說夫都不知因
中涅槃果上涅槃歷歷分明而妄擬法王作波旬種
此其痴十也追思此等痴見盖亦有肓師爲之導焉
世有心外覓佛舍凡求聖不信悟門偏執有爲工夫

而不見現成本體者識謂小根小器無足與言然誤
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語而作越分過頭之見者其害
亦非小也近見有衲子得一小解到處爲人說法過
士大夫不論其生死切與不切即教之參求亦不論
用功與不用功急以一段現成之語灌入其耳如云
此事本來現成不消移動絲毫即今便是止要成當
問如何是真心則曰大似騎牛覓牛問妄心生滅時
如何則曰識得他源頭一任生滅惟有公案不易理
會則以曰原是探水竿只不受他轉便是士大夫好
禪名生死心浮泛不切者定當數日質之大德錄中

語頗相似忽開一隙即云已悟言參則已悟何用更參言脩則已悟何用更脩至于禪家公案將古人所謂生人活人奪食牽牛移星換斗手段一切以無實法三字了之止知逐句穿鑿之非不知不疑言句之病反自稱無事道人流入世情煩惱海中熟處愈熟生處愈生及無常殺鬼卒至落湯之蟹投火之蛾依然與世人等說法如雲如雨止落得一場口滑可哀也哉夫浮解淺脩既非不退轉地無孤無凈又不生安養國一朝命終隨業受報三塗苦果轉盼即至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是可為傷心驚骨者也此病尋久

路之幸宿生猶有善緣久而知非今而後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常居學地兼脩淨業或可離此迷痴之雲霧耳嗚乎千生百刼妄習深重呼惟習呼吸惟習吸古之有力健志勇發心時便是入風五欲籠蓋不得者不比吾輩怯弱之人又沙門釋子身有戒律惡境不到面前遮止猶易吾輩朝夕與惡境作對須打得出始有力若打不出仍在痴雲之中所以古人云有一毫聖凡情不盡決定入驢胎馬腹裡從前復作螻蟻依舊報為蚊虻險哉險哉謹持此身三口四意三十善道戒凡至月終自讀一遍其中皆是已昔所犯

一則宜露懺悔又檢察持犯以自警焉